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傳燈錄
第十一卷

懷讓禪師第四世上八十九人。潭州為山靈佑禪師法嗣四十二人。一十人見錄。
袁州仰山慧寂禪師。鄧州香嚴寺智閒禪師。
襄州延慶法端禪師。杭州徑山洪徠禪師。
福州靈雲志勤禪師。益州應天和尚。
福州九峰慈慧禪師。京兆米和尚。
晉州霍山和尚。襄州王敬初常侍。
長延圓鑒禪師。志和禪師。洪州西山道方禪師。為山如真禪師。
並州元順禪師。興元府崇皓禪師。鄂州全諗禪師。嵩山神劍禪師。
許州弘進禪師。餘杭文立禪師。越州光相禪師。蘇州文約禪師。
上元智滿禪師。金州法朗禪師。鄂州黃鶴山超達大師。白鹿從約禪師。
西堂復禪師。溫州靈空禪師。大滄簡禪師。荊南智朗禪師。為山普潤禪師。為山法身禪師。黑山和尚。除州定山神英禪師。霜山和尚。南源和尚。為山衝逸禪師。為山彥禪師。蘄州三角山法遇禪師。鄧州志諗禪師。荊州弘珪禪師。岩背道曠禪師。已上三十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福州長慶院大安禪師法嗣一十人八人見錄。
益州大隨法真禪師。
韶州靈樹如敏禪師。
福州壽山師解禪師。
饒州嶠山和尚。
泉州莆田崇福慧日大師。
台州浮江和尚。
潞州淶水和尚。
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。
溫州靈陽禪師。洪州紙衣和尚。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杭州徑山鑒宗大師法嗣。明州天童山咸啟禪師。
散山行真禪師。杭州大慈山行滿禪師。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趙州東院從諗禪師法嗣一十四人七人見錄。
洪州新興嚴陽尊者。
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。
隴州國清院奉禪師。
婺州木陳從朗禪師。
婺州新建禪師。
杭州多福和尚。
益州西睦和尚。潭州麻谷和尚。觀音院定鄂禪師。
宣州茗萍山和尚。太原免道者。大原孚上坐。幽州燕王。鎮州趙王。已上七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衢州子湖岩利蹤禪師法嗣四人見錄。
台州勝光和尚。
漳州浮石和尚。
紫桐和尚。
日容和尚。
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法嗣。卯州壽興院守閒禪師。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鄂州茱萸和尚法嗣一人見錄。
石梯和尚齋
天龍和尚法嗣二人一人見錄。
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。新羅國彥忠禪師。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長沙景岑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。
明州雪竇山常通禪師。婺州金華山岩靈禪師。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襄州關南道常禪師法嗣二人見錄。
關南道吾和尚。
漳州羅漢和尚。
白馬曇照禪師法嗣。晉州霍山無名禪師。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新羅大證禪師法嗣。文聖大王。憲安大王。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小馬神照禪師法嗣。縉雲郡連雲院有緣禪師。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高安大愚和尚法嗣一人見錄。
筠州末山尼了然。
新羅洪直禪師法嗣。興德大王。宣康太子。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許州無跡和尚法嗣。道遂禪師。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前為山靈佑禪師法嗣。懷讓禪師第四世。
仰山慧寂
袁州仰山慧寂禪師。韶州懷化人也。姓葉氏。年十五欲出家，父母不許。後二載，師斷手二指。跪致父母前，誓求正法。以答劬勞。遂依南華寺通禪師落髮。未登具即遊方。初謁耽源，已悟玄旨。後參為山，遂升堂奧。
佑問曰：「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。」師曰：「有主。」曰：「在什麼處。」師從西過東立。佑知是異人，便垂開示。
寂問：「如何是真佛住處。」佑曰：「以思無思之妙。返思靈燄之無窮。思盡還源，性相常住。事理不二，具佛如如。」師於言下頓悟。自此執侍。尋往江陵受戒。住夏探律藏。後參岩頭。岩頭舉起拂子。師展坐具。岩拈拂子置背後。師將坐具搭肩而上。出。岩云：「我不肯汝放，只肯汝收。」

又問石室：「佛之與道相去幾何。」石室云：「道如展手，佛以握拳。」乃辭石室。而室門送，召云：「子莫一向去，已後卻來我邊。」雲居錫云：「要會麼。如今歸堂去，明日卻上來。」

韋宙就瀉山請一伽陀。瀉山曰：「覲面相呈猶是鈍漢。豈況形於紙筆。」乃就師請。師於紙上畫一圓相。注云：「思而知之落第二頭。不思而知落第三首。」

一日隨瀉山開田。師問曰：「這頭得怎麼低。那頭得怎麼高。」佑曰：「水能平物，但以水平。」師曰：「水也無憑。和尚但高處高平，低處低平。」佑然之。

有施主送絹。寂問：「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答。」佑敲禪牀示之。師曰：「和尚何得將眾人物作自己用。」佑忽問師：「什麼處去來。」師曰：「田中來。」佑曰：「田中多少人。」師插鋤而立。佑曰：「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在。」師舉鋤而去。玄沙云：「我若見即踏倒鋤子。」僧問鏡清：「仰山插鋤意旨如何？」清云：「狗銜赦書，諸侯避道。」又問：「只如玄沙踏鋤其意如何？」清云：「勿奈船何，打破岸門。」又問：「南山刈茅意旨如何？」清云：「李靖三兄久經行陣。」雲居錫云：「且道，鏡清下此一判著不著。」又僧問禾山云：「仰山插鋤意旨如何？」禾山云：「汝問我。」僧云：「玄沙踏鋤意旨如何？」禾山云：「我問汝。」

師在瀉山牧牛時。第一座曰：「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。」師不答，歸侍立。第一座上問訊。師舉前語問云：「適來道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，豈不是上座。」曰：「是。」師曰：「正當現時，毛前現，毛後現。」上座曰：「現時不說前後。」師乃出。佑曰：「師子腰折也。」

瀉山上座舉起拂子曰：「若人作得道理，即與之。」師曰：「某甲作得道理，還得否。」上座曰：「但作得道理便得。」寂乃掣拂子將去。雲居錫云：「什麼處是仰山道理。」

一日雨下。上座曰：「好雨寂闍梨。」師曰：「好在什麼處。」上座無語。師曰：「某甲卻道得。」上座曰：「好在什麼處。」師指雨。

瀉山與師遊行次。烏銜一红柿落前。佑將與師。師接得以水洗了卻與佑。佑曰：「子什麼處得來。」師曰：「此是和尚道德所感。」佑曰：「汝也不得空然。」即分半與師。玄沙云：「大小瀉山被仰山一坐。至今起不得。」

師浣納次。耽源曰：「正怎麼時作麼生。」師曰：「正怎麼時向什麼處見。」

師盤桓瀉山前後十五載。凡有語句，學眾無不弭伏。暨受瀉山密印。領眾住王莽山，化緣未契。遷止仰山，學徒臻萃。

師上堂示眾云：「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顧。莫記吾言。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。妄想根深，卒難頓拔。所以假設方便，奪汝粗識。如將黃葉止啼，有什麼是處。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。祇擬輕重來機。所以道，石頭是真金鋪。我這裡是雜貨鋪。有人來覓鼠糞。我亦拈與他。來覓真金，我亦拈與他。」時有僧問：「鼠糞即不要，請和尚真金。」師云：「齧齧擬開口，驢年亦不會。」僧無對。

師云：「索喚則有交易。不索喚則無。我若說禪宗。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。豈況有五百七百萬耶。我若東說西說，則爭頭向前彩拾。如將空拳誑小兒，都無實處。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遷事。且莫將心湊泊。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。不要三明六通。何以故，此是聖末邊事。如今且要識心達本。但得其本，不愁其末。他時後日自具去在。若未得本，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。汝豈不見。瀉山和尚云：凡聖情盡體露真常。事理不二即如如佛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祖師意。」師以手於空作圓相，相中書佛字。僧無語。師謂第一坐曰：「不思善，不思惡。正怎麼時作麼生。」

對曰：「正怎麼時。是某甲放身命處。」師曰：「何不問老僧。」對曰：「正怎麼時不見有和尚。」師曰：「扶吾教不起。」

師因歸瀉山省覲，佑問：「子既稱善知識。爭辨得諸方來者。有不知有，有師承無師承。是義學是玄學。子試說看。」師曰：「慧寂有驗處。但見諸方僧來。便豎起拂子問伊。諸方還說這個不說。又云這個且置。諸方老宿意作麼生。」佑歎曰：「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。」

佑問：「大地眾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。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。」師曰：「慧寂有驗處。」時有一僧從面前過。師召云：「闍梨。」其僧回頭。師曰：「和尚這個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。」佑曰：「此是師子一滴乳。迸散六斛驢乳。」

鄭愚相公問：「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？」師豎起拂子。公曰：「人之一字不要亦得。」師曰：「人之一字不為相公。」法燈別云：「相公不用煩惱。」

師問僧：「什麼處來。」曰：「幽州。」師曰：「我恰要個幽州信，米作麼價。」曰：「某甲來時無端。從市中過踏折他橋樑。」師便休。

師見僧來，豎起拂子。其僧便喝。師曰：「喝即不無。且道，老僧過在什麼處。」僧曰：「和尚不合將境示人。」師乃打之。

師問香巖：「師弟近日見處如何？」巖曰：「某甲卒說不得。」乃有偈曰：「去年貧未是貧。今年貧始是貧。去年無卓錫之地。今年錫也無。」師曰：「汝只得如來禪。未得祖師禪。」玄覺云：「且道。如來禪與祖師禪分不分。」長慶稜云：「一時坐卻。」

瀉山封一面鏡寄師。師上堂提起云：「且道，是瀉山鏡仰山鏡。有人道得，即不撲破。」眾無對。師乃撲破。

師問雙峰：「師弟近日見處如何？」對曰：「據某甲見處。實無一法可當情。」師曰：「汝解猶在境。」雙峰曰：「某甲只如此，師兄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汝豈無能知無一法可當情者。」瀉山聞云：「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。」玄覺云：「《金剛經》道。實無一法然燈佛與我受記。他道實無一法可當情。為什麼道解猶在境。且道，利害在什麼處。」

僧問：「法身還說法也無。」師曰：「我說不得。別有一人說得。」曰：「說得底人在什麼處。」師推出枕头。瀉山聞：「寂子用劍刃上事。」

師閉目坐次，有僧潛來身邊立。師開目於地上作一圓相。相中書水字顧視其僧。僧無語。

師攜一杖子。僧問：「什麼處得。」師便拈向背後。僧無語。

師問一僧：「汝會什麼。」僧曰：「會閻。」師提起拂子曰：「這個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。」僧無對。師自代云：「適來是雷天大壯。如今變為地火明夷。」

師問僧：「名什麼。」曰：「靈通。」師曰：「便請入燈籠。」曰：「早個入了也。」法眼別云：「喚什麼作燈籠。」

僧問：「古人道見色便見心。禪牀是色。請和尚離色指學人心。」師云：「那個是禪牀，指出來。」僧無語。玄覺云：「忽然被伊卻指禪牀。作麼生對伊好。」有僧云：「卻請和尚道。」玄覺代拈掌三下。

僧問：「如何是毗盧師。」師乃叱之。又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師。」師曰：「莫無禮。」

師共一僧語，傍有僧曰：「語底是文殊，默底是維摩。」師曰：「不語不默底莫是汝否。」僧默之。師曰：「何不現神通。」僧曰：「不辭現神通。只恐和尚收入教。」師曰：「鑿汝來處。未有教外底眼。」

問：「天堂地獄相去幾何。」師將拄杖畫地一畫。

師住觀音時，出榜云：「看經次不得問事。」後有僧來問訊。見師看經，傍立而待。師卷卻經問：「會麼。」僧曰：「某甲不看經，爭得會。」師曰：「汝已後會去在。」其僧到岩頭。岩頭問：「什麼處來。」僧云：「江西觀音來。」岩頭云：「和尚有何言句。」其僧舉前語。岩頭云：「這個老師。我將請被故紙埋卻。元來猶在。」

僧問：「禪宗頓悟。畢竟入門的意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此意極難。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。一聞千悟，得大總持。此根人難得。其有根微智劣。所以古德道。若不安禪靜慮。到這裡總須茫然。」僧曰：「除此格外，還別有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。」師曰：「別

有別無令汝心不安。汝是什麼處人。」曰：「幽州人。」師曰：「汝還思彼處否。」曰：「常思。」師曰：「彼處樓台林苑人馬駢闐。汝返思還還有許多般也無。」僧曰：「某甲到這裡一切不見有。」師曰：「汝解猶在境。信位即是，人位即不是。據汝所解，只得一玄。得坐披衣，向後自看。」其僧禮謝而去。

師始自仰山，後遷觀音。接機利物，為禪宗標準。遷化前數年有偈曰：「年滿七十七。老去是今日。任性自浮沈。兩手抱屈膝。」於韶州東平山示滅。年七十七，抱膝而逝。敕諡智通大師妙光之塔。後遷塔於仰山。

香嚴智閑

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也。厭俗辭親，觀方慕道。依瀋山禪會。佑和尚知其法器。欲激發智光。一日謂之曰：「吾不問汝平生學解。及經卷冊子上記得者。汝未出胞胎，未辨東西時。本分事試道一句來。吾要記汝。」師懵然無對。沈吟久之，進數語，陳其所解。佑皆不許。師曰：「卻請和尚為說。」佑曰：「吾說得是吾之見解。於汝眼目何有益乎。」師遂歸堂。遍檢所集諸方語句。無一言可將酬對。乃自歎曰：「畫餅不可充饑。」於是盡焚之曰：「此生不學佛法也。且作個長行粥飯僧，免役心神。」遂泣辭瀋山而去。抵南陽，睹忠國師遺蹟。遂憩止焉。

一日因山中芟除草木。以瓦礫擊竹作聲。俄失笑間，廓然省悟。遽歸沐浴焚香遙禮瀋山。贊云：「和尚大悲恩逾父母。當時若為我說卻。何有今日事也。」仍述一偈云：「一擊忘所知。更不假修治。處處無蹤跡。聲色外威儀。諸方達道者。咸言上上機。」

師上堂云：「道由悟達，不在言語。況見密密堂堂，曾無間隔。不勞心意暫借回光。日用全功，迷徒自背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香嚴境。」師曰：「華木不滋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仙陀婆。」師敲禪牀曰：「過這裡來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見在學。」師以扇子旋轉示曰：「見麼。」僧無語。

問：「如何是正命食。」師以手撮而示之。

問：「如何是無表戒。」師曰：「待闍梨作俗即說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聲色外相見一句。」師曰：「如某甲未住香嚴時。道在什麼處。」僧曰：「恁麼時亦不敢道有所在。」師曰：「如幻人心心所法。」

僧問：「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萬機休罷，千聖不攜。」此時疏山在眾作嘔聲曰：「是何言與。」師問：「阿誰。」眾曰：「師叔。」師曰：「不諾老僧耶。」疏山出曰：「是。」師曰：「汝莫道得麼。」曰：「道得。」師曰：「汝試道看。」曰：「若教某甲道。須還師資禮始得。」師乃下座禮拜。躡前語問之。疏山曰：「何不道肯重不得全。」師曰：「饒汝恁麼。也須三十年倒屣。設住山無柴燒，近水無水吃。分明記取。」後住疏山，果如師記。至二十七年病癒。自云：「香嚴師兄記我三十年倒屣。今少三年在。」每至食畢以手扶而吐之。以應前記。疏山後問道官長老：「肯重不得全，汝作麼生會。」宦云：「全歸肯重。」疏山云：「不得全又作麼生。」宦云：「個中無肯路。」疏山云：「始慳病僧意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聲前句。」師曰：「大德未問時即答。」僧曰：「即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即時問也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直截根源佛所印。」師拋下拄杖散手而去。

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曰：「今年霜降早，蕎麥總不收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以手入懷出拳展開與之。僧乃跪膝以兩手作受勢。師曰：「是什麼。」僧無對。

問：「如何是道。」師曰：「枯木龍吟。」僧曰：「學人不會。」師曰：「觸體裡眼睛。」玄沙別云：「龍藏枯木。」

問：「離四句絕百非。請和尚道。」師曰：「獵師前不得說本師戒。」

一日謂眾曰：「如人在千尺懸崖。口銜樹枝，腳無所踏，手無所攀。忽有人問如何是西來意？若開口答即喪身失命。若不答又違他所問。當恁麼時且作麼生。」時有招上座出曰：「上樹時即不問。未上樹時如何？」師笑而已。

師問僧：「什麼處來。」僧曰：「瀋山來。」師曰：「和尚近日有何言句。」僧曰：「人間如何是西來意？和尚豎起拂子。」

師聞舉乃曰：「彼中兄弟作麼會和尚意旨。」僧曰：「彼中商量道。即色明心附物顯理。」師曰：「會即便會，不會著什麼死急。」

僧卻問：「師意如何？」師還舉拂子。玄沙云：「只這香嚴腳跟猶未點地。」雲居錫云：「什麼是香嚴腳跟未點地處。」

師凡示學徒，語多簡直。有偈頌二百餘篇。隨緣對機，不拘聲律。諸方盛行。後諡襲燈大師。

延慶法端

襄州延慶山法端大師。有人問：「蚯蚓斬為兩段，兩頭俱動。佛性在阿那頭。」師展兩手。洞山別云：「問底在阿那頭。」師滅後，敕諡紹真大師。塔曰明金。

徑山洪徠

杭州徑山洪徠禪師。吳興人也。姓吳氏。年十九，禮開元寺無上大師落髮。無上大師嗣鹽官。後住徑山為第二世也。二十二往嵩嶽受滿足律儀。歸禮本師。師問曰：「汝於時中將何報四恩耶。」徠不能對，三日忘食。乃辭行腳。往謁雲岩機緣未契。後造瀋山，蒙滯頓除。遭唐會昌沙汰，眾皆悲惋。徠曰：「大丈夫鍾此厄會，豈非命也。何乃效兒女子乎。」大中初，復沙門相。還故鄉西峰院。咸通六年上徑山。明年本師遷神。眾請繼躡，為徑山第三世。於法即瀋山之嗣。

僧問：「掩息如灰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猶是時人功乾。」僧曰：「乾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耕人田不種。」僧曰：「畢竟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禾熟不臨場。」

僧問：「龍門不假風雷勢。便透得者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猶是一品二品。」僧曰：「此既是階級，向上事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吾不知有汝龍門。」

僧問：「如霜如雪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猶是污染。」曰：「不污染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不同色。」

許州全明上座先問石霜：「一毫穿眾穴時如何？」石霜云：「直須萬年後。」云：「萬年後如何？」石霜云：「登科任汝登科。拔萃任汝拔萃。」後問師云：「一毫穿眾穴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光靴任汝光靴。結果任汝結果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長。」師曰：「千聖不能量。」曰：「如何是短。」師曰：「桀鯀眼裡著不滿。」其僧不肯，便去舉似石霜。石霜云：「只為太近實頭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長。」石霜云：「不屈曲。」曰：「如何是短。」石霜云：「雙陸盤中不喝采。」

佛日長老訪師。師問曰：「伏承長老獨化一方。何以薦游峰頂。」佛日曰：「朗月當空掛冰霜不自寒。」師曰：「莫便是長老家風否。」佛日曰：「峭峙萬重關。於中含寶月。」師曰：「此猶是文言，作麼生是長老家風。」曰：「今日賴遇佛日。」佛日卻問云：「隱密全真時人知有道不得。大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。於此二途猶是時人升降處。未審長老親道自道如何道。」師曰：「我家道處無個道。」佛日曰：「如來路上無私曲。便請玄音和一場。」師曰：「任汝二輪更互照。碧潭雲外不相關。」佛日曰：「為報白頭無限眾。此回年少莫歸鄉。」師曰：「老少同輪無向背。我家玄路勿參差。」佛日曰：「一言定天下，四句為誰留。」師曰：「汝言有三四。我道其中一也無。」

師因有偈曰：「東西不相顧。南北與誰留。汝即言三四。我即一也無。」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。白眾而化。

靈雲志勳

福州靈雲志勳禪師。本州長溪人也。初在瀋山，因桃華悟道。有偈曰：「三十年來尋劍客。幾逢落葉幾抽枝。自從一見桃華後。直至如今更不疑。」佑師覽偈，詰其所悟，與之符契。佑曰：「從緣悟達。永無退失，善自護持。」有僧舉似玄沙。玄沙云：「諦當甚諦當。敢保老兄猶未徹。」眾疑此語。玄沙問地藏：「恁麼道，汝作麼生會。」地藏云：「不是桂琛。即走殺天下人。」乃返閩川，玄徒臻集。

上堂謂眾曰：「諸仁者，所有長短盡至不常。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花開。何況塵劫來天人七趣。地水火風成壞輪轉。因果將盡。三惡道苦，毛發不添減。唯根帶神識常存。上根者遇善友申明。當處解脫，便是道場。中下癡愚，不能覺照。沈迷三界，流轉生死。釋尊為伊天上人間。設教證明顯發智道。汝等還會麼。」時有僧問：「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。」師曰：「青山元不動，浮雲飛去來。」

僧問：「君王出陣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春明門外不問長安。」僧曰：「如何得覲天子。」師曰：「盲鶴下清池，魚從腳底過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曰：「驢事未去，馬事到來。」僧曰：「未輸玄旨，再請垂示。」師曰：「彩氣夜常動，精靈日少逢。」

雪峰有偈。送雙峰出嶺。末句云：「雷罷不停聲。」師更之云：「雷震不聞聲。」雪峰聞之乃曰：「靈雲山頭古月現。」

雪峰問云：「古人道前三後三。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水中魚山上鳥。」峰云：「意旨作麼生。」師云：「高可射兮深可釣。」

問：「諸方悉皆雜食。未審和尚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獨有閩中異，雄雄鎮海涯。」

問：「久戰沙場，為什麼功名不就。」師曰：「君王有道三邊靜。何勞萬里築長城。」又云：「罷息干戈束手歸朝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慈雲普潤無邊刹。枯樹無華爭奈何。」長生問：「混沌未分時，含生何來。」師曰：「如露柱懷兒。」曰：「分後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如片雲點太清。」曰：「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。」師曰：「恁麼即含生不來也。」曰：「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猶是真常流注。」曰：「如何是真常流注。」師曰：「如鏡長明。」曰：「向上更有事否。」師曰：「有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向上事。」師曰：「打破鏡來相見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井底種林檎。」曰：「學人不會。」師曰：「今年桃李貴，一顆直千金。」

問：「摩尼珠不隨眾色。未審作什麼色。」師曰：「白色。」僧曰：「恁麼即隨眾色也。」師曰：「趙璧本無瑕，相如誑秦主。」

問：「君王出陣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呂才葬龍耳。」曰：「其事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坐見白衣天。」僧曰：「王今何在。」師曰：「莫觸龍顏。」

益州應天
益州應天和尚。僧問：「人人有佛性。如何是和尚佛性。」師曰：「汝喚什麼作佛性。」僧曰：「恁麼即和尚無佛性也。」師乃叫：「快活快活。」

九峰慈慧
福州九峰慈慧禪師。初在為山，遇佑禪師上堂云：「汝等諸人只得大體，不得大用。」師抽身出去。為山召之，師更不回顧。為山云：「此子堪為法器。」

師一日辭為山入嶺云：「某甲辭違和尚。千里之外不離左右。」為山動容曰：「善為。」

京兆米
京兆米和尚亦謂米七師。初參學歸受業寺。有老宿問：「月中斷井索，時人喚作蛇。未審七師見佛喚作什麼。」師曰：「若有佛見，即同眾生。」法眼別云：「此是什麼時節問。」法燈別云：「喚底不是。」老宿曰：「千年桃核。」

師令僧去問仰山云：「今時人還假悟也無。」仰山云：「悟即不無。爭奈落在第二頭。」師深肯之。又令僧去問洞山云：「那個究竟作麼生。」洞山云：「卻須問他始得。」師亦肯之。

僧問：「如何是納衣下事。」師云：「醜陋任君嫌，不掛雲霞色。」

晉州霍山
晉州霍山和尚。仰山一僧到。自稱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。師乃喚維那打鐘著。大禪佛驟步而去。師聞五台秘魔岩和尚。凡有僧到禮拜以木叉叉著。師一日遂便往訪之。才見不禮拜，便入秘魔懷裡。秘魔拊師背三下。師起拍手云：「師兄，我一千里地賺我來。」便回。

王敬初
襄州王敬初常侍。視事次，米和尚至。王公乃舉筆。米曰：「還判得虛空否。」公擲筆入廳，更不復出。米致疑。至明日，憑鼓山供養主人探其意。米亦隨至，潛在屏蔽間偵伺。供養主才坐，問云：「昨日米和尚有什麼言句。便不得見。」王公曰：「師子咬人，韓盧逐塊。」米師竊聞此語，即省前謬。遽出朗笑曰：「我會也，我會也。」

嘗問一僧：「一切眾生還有佛性也無。」僧云：「盡有。」公指壁畫狗子云：「這個還有也無。」僧無對。公自代云：「看咬著。」

前福州長慶大安禪師。亦稱大為和尚法嗣。

大隨法真
益州大隨法真禪師。僧問：「劫火洞然大千俱壞。未審此個還壞也無。」師云：「壞。」僧云：「恁麼即隨他去也。」師云：「隨他去也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大人相。」師云：「肚上不帖榜。」師問僧：「什麼處去。」僧云：「西山住庵去。」師云：「我向東山頭喚汝。汝便來得麼。」僧云：「即不然。」師云：「汝住庵未得。」

問：「生死到來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遇茶吃茶，遇飯吃飯。」僧云：「誰受供養。」師云：「合取鉢盂。」

師庵側有一龜。僧問：「一切眾生皮裹骨。這個眾生什麼骨裹皮。」師拈鞋履覆龜背上著。僧無語。

問：「如何是諸佛法要。」師舉拂子云：「會麼。」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塵尾拂子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學人自己。」師云：「是我自己。」僧云：「為什麼卻是和尚自己。」師云：「是汝自己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無縫塔。」師云：「高五尺。」僧云：「學人不會。」師云：「鶻命磚。」

問：「和尚百年後法付何人。」師云：「露柱火爐。」僧云：「還受也無。」師云：「火爐露柱。」

有行者領眾到。師問：「參得底人喚東作什麼。」對曰：「不可喚作東。」師咄曰：「臭驢漢。不喚作東喚作什麼。」行者無語。眾遂散。

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。」師云：「赤土畫簸箕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赤土畫簸箕。」師云：「簸箕有唇，米不跳出。」

師問一僧：「講什麼教法。」僧云：「百法論。」師拈杖子云：「從何而起。」對云：「從緣而起。」師云：「苦哉苦哉。」

師問僧：「什麼處去。」云：「禮普賢去。」師舉拂子云：「文殊普賢總在這裡。」僧作圓相拋向背後，乃展兩手。師云：「侍者取一帖茶與這僧。」

一日眾僧參次。師口作患風勢云：「還有人醫得吾口麼。」時眾僧競送藥以至。俗士聞之，亦多送藥。師並不受。七日後，師自擱口令正。乃云：「如許多時鼓這兩片皮。至今無人醫得吾口。」蜀主欽尚，遣使屢徵。師皆辭以老病。署神照大師。

靈樹如敏
韶州靈樹如敏禪師。閩川人也。廣主劉氏奕世欽重。署知聖大師。有僧問：「佛法至理如何？」師展手而已。

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。」師云：「千年田八百主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。」師云：「廊當屋舍勿人修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童子莫徭兒。」僧云：「乞師指示。」師云：「汝從虔州來。」

問：「是什麼得恁麼難會。」師云：「火官頭上風車子。」

有尼送盜鉢與師。師托起問云：「這個出在什麼處。」尼云：「出在定州。」法燈別云：「不遠此間。」師乃撲破。尼無對。保福代云：「欺敵者亡。」

人問：「和尚年多少。」師云：「今日生來日死。」又問：「和尚生緣什麼處。」師云：「日出東日落西。」師四十餘年化被嶺表。頗有異跡。廣主將興兵，躬入院請師決藏否。師已先知怡然坐化。怒知事云：「和尚何時得疾。」對曰：「師不曾有疾。」適封一函子令侯主來呈之。開函得一帖子。書云：「人天眼目堂中上座。」悟師旨，遂寢兵。乃召第一座開堂說法。即雲門偃和尚法嗣雪峰是也。師全身不散。其葬具龕塔並廣主具辨。今號靈樹禪師真身塔焉。

壽山師解

福州壽山師解禪師。行腳時，造洞山法席。洞山問云：「闍梨生緣何處。」師云：「和尚若實問某甲。即是閩中人。」洞山云：「汝父名什麼。」師云：「今日蒙和尚致此一問。直得忘前失後。」

師住壽山。上堂云：「諸上座幸有真實言語相勸。諸兄弟合各自體悉。凡聖情盡，體露真如。但一時卸卻從前虛妄攀緣塵垢。心如虛空相似。他時後日合識得些子好惡。」閩帥問曰：「壽山年多少。」師云：「與虛空齊年。」曰：「虛空年多少。」師云：「與壽山齊年。」

山堯山和尚

饒州嶠山和尚。有僧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仲冬嚴寒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和尚深深處。」師曰：「待汝舌頭落地，即向汝道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丈六金身。」師曰：「判官斷案相公參。」

長慶問：「從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。」師曰：「有願不負先聖。」長慶云：「不負先聖作麼生。」師曰：「不露。」長慶云：「恁麼即請師領話。」師曰：「什麼處去來。」長慶云：「只守什麼處去來。」

崇福慧日

泉州莆田縣國歡崇福院慧日大師。福州侯官縣人也。姓黃氏。生而有異。及長名文矩。為縣獄卒往往棄役。往神光靈觀和尚。及西院大安禪師所。吏不能禁。後謁萬歲塔譚空禪師落髮。不披袈裟不受具戒。唯以雜彩為掛子。復至觀和尚所。觀曰：「我非汝師。汝去禮西院去。」師攜一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。安遙見而笑曰：「入涅槃堂去。」師應諾，輪竹杖而入。時有五百許僧染時疾。師以杖次第點之，各隨點而起。閩王禮重，創國歡禪院以居之。厥後頗多靈跡。唐乾寧中示滅。

台州浮江

台州浮江和尚。有時雪峰和尚領眾到。問云：「即今有二百人。寄院過夏得也無。」師將拄杖畫地一下云：「著不得即道。」雪峰無語。

潞州淶水

潞州淶水和尚。僧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」師云：「還見庭前華藥欄麼。」僧無語。

文殊圓明

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。福州人姓陳氏。本參大滄得旨。後造雪峰請益法無異味。又嘗游五台山，睹文殊化現。乃隨方建院，以文殊為額。開寶中。前樞密使李崇矩巡護南方。因入師院，睹地藏菩薩像。問僧曰：「地藏何以展手。」僧曰：「手中珠被賊偷卻也。」李卻問師：「既是地藏，為什麼遭賊。」師曰：「今日捉下也。」李乃謝之。淳化元年示滅。壽一百三十有六。

前趙州從諗禪師法嗣齋

嚴陽尊者

洪州武寧縣新興嚴陽尊者。僧問：「如何是佛。」師曰：「土塊。」曰：「如何是法。」師曰：「地動也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僧。」師曰：「吃粥吃飯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新興水。」師曰：「前面江裡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應物現形。」師曰：「與我拈片子過來。」師常有一蛇一虎。隨從左右，手中與食。

光孝慧覺

揚州城東光孝院慧覺禪師。僧問：「覺華才綻遍滿娑婆。祖印西來，合談何事。」師曰：「情生智隔。」曰：「此是教意。」師曰：「汝披什麼衣服。」

問：「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困即歇去。」

師問宋齊丘：「還會道麼？」宋曰：「道也著不得。」師曰：「有著不得，無著不得。」宋曰：「總不恁麼。」師曰：「著不得底。」宋無對。

師領眾出，見露柱。師合掌曰：「不審世尊。」一僧曰：「和尚是露柱。」師曰：「啼得血流無用處。不如緘口過殘春。」

僧問：「遠遠投師，師意如何？」曰：「官家嚴切，不許安排。」曰：「師豈無方便。」師曰：「且向火倉裡一宿。」張居士問：「爭奈老何。」師曰：「年多少。」張曰：「八十也。」師曰：「可謂老也。」曰：「究竟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直至千歲也未住。」

有人問：「某甲平生愛殺牛。還有罪否。」師曰：「無罪。」曰：「為什麼無罪。」師曰：「殺一個還一個。」

國清奉

隴州國清院奉禪師。問：「祖意與教意同別。」師曰：「雨滋三草秀。春風不裏頭。」僧曰：「畢竟是一是二。」師曰：「祥雲競起，巖洞不虧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。」師曰：「台盤椅子火爐窗牖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出家人。」曰：「銅頭鐵額鳥背鹿身。」僧曰：「如何是出家人本分事。」師曰：「早起不審。夜間珍重。」

僧問：「牛頭未見四祖時。為什麼鳥獸銜花。」師曰：「如陝府人送錢財與鐵牛。」曰：「見後什麼不銜花。」師曰：「木馬投明行八百。」

問：「十二時中如何降伏其心。」師曰：「敲冰求火，論劫不逢。」

問：「十二分教是止啼之義。離卻止啼，請師一句。」師曰：「孤峰頂上雙角女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曰：「釋迦是牛頭獄卒。祖師是馬面阿傍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曰：「東壁打西壁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撲不破底句。」師曰：「不隔毫釐，時人遠向。」

木陳從朗

婺州木陳從朗禪師。僧問：「放鶴出籠和雪去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我道不一色。」

因金剛倒，僧問：「既是金剛不壞身。為什麼卻倒地。」師敲禪牀曰：「行住坐臥。」

師將歸寂，有頌曰：「三十年來住木陳。時中無一假功成。有人問我西來意。展似眉毛作麼生。」

婺州新建

婺州新建禪師。不度小師。有僧問：「和尚年老。何不畜一童子侍奉。」師曰：「有瞽聵者為吾討來。」

僧辭，師問：「什麼處去。」僧曰：「府下開元寺去。」師曰：「我有一信附與了寺主。汝將得去否。」僧曰：「便請。」師曰：「想汝也不奈何。」

杭州多福

杭州多福和尚。僧問：「如何是多福一叢竹。」師曰：「一莖兩莖斜。」曰：「學人不會。」師曰：「三莖四莖曲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衲衣下事。」師曰：「大有人疑在。」曰：「為什麼如是。」師曰：「月裡藏頭。」

益州西睦

益州西睦和尚。上堂，有一俗士舉手云：「和尚便是一頭驢。」師曰：「老僧被汝騎。」彼無語去。後三日再來，自言：「某甲三日前著賊。」師拈拄杖趁出。

師有時驀喚侍者。侍者應諾。師曰：「更深夜靜共伊商量。」

前衢州子湖岩利蹤禪師法嗣齋

台州勝光

台州勝光和尚。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。」師曰：「福州荔枝，泉州刺桐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兩字。」師曰：「即便道。」僧曰：「請師道。」師曰：「穿耳胡僧笑點頭。」

龍華照和尚來。師把住云：「作麼生。」照云：「莫錯。」師乃放手。照云：「久向勝光。」師默然。照乃辭。師門送云：「自此一別，什麼處相見。」照呵呵而去。

漳州浮石

漳州浮石和尚。上堂云：「山僧開閤鋪。能斷人貧富定人生死。」時有僧出云：「離卻生死貧富，不落五行。請師直道。」師云：「金木水火土。」

紫桐和尚

紫桐和尚。僧問：「如何是紫桐境。」師曰：「阿你眼裡著沙得麼。」曰：「大好紫桐境也不識。」師曰：「老僧不諱此事。」其僧出去。師下禪牀擒住曰：「今日好個公案。老僧未得分文入手。」曰：「賴遇某甲是僧。」師曰：「禍不單行。」

日容和尚

日容和尚。巖上座參。師拈掌三下云：「猛虎當軒，誰是敵者。」巖曰：「俊鷄冲天，阿誰捉得。」師曰：「彼此難當。」曰：「且休未斷這公案。」師將拄杖舞歸方丈。巖無語。師曰：「死卻這漢也。」雲山云：「巖不別前語。」

前鄂州茱萸和尚法嗣主

石梯和尚

石梯和尚。僧新到。於師前立少頃便出。師曰：「有什麼辨白處。」僧再立。良久。師曰：「辨得也辨得也。」僧曰：「辨後作麼生。」師曰：「埋卻得也。」僧曰：「蒼天蒼天。」師曰：「適來卻恁麼，如今還不當。」僧乃出去。

天龍和尚法嗣知

金華俱胝

金華山俱胝和尚。初住庵，有尼名實際到庵。戴笠子執錫繞師三匝云：「道得即拈下笠子。」三問師皆無對。尼便去。師曰：「日勢稍晚，且留一宿。」尼曰：「道得即宿。」師又無對。尼去後歎曰：「我雖處丈夫之形。而無丈夫之氣。」擬棄庵往諸方參尋。其夜山神告曰：「不須離此山。將有大菩薩來為和尚說法也。」果旬日，天龍和尚到庵。師乃迎禮，具陳前事。天龍豎一指而示之。師當下大悟。自此凡有參學僧到。師唯舉一指，無別提唱。

有一童子庵外被人詰曰：「和尚說何法要。」童子豎起指頭。歸而舉似師。師以刀斷其指頭。童子叫喚走出，師召一聲。童子回首。師卻豎起指頭。童子豁然領解。

師將順世，謂眾曰：「吾得天龍一指頭禪。一生用不盡。」言訖示滅。長慶代眾云：「美食不中飽人吃。」玄沙云：「我當時若見。拗折指頭。」玄覺云：「且道。玄沙怎麼道意作麼生。」雲居錫云：「只如玄沙怎麼道，肯伊不肯伊。若肯，何言拗折指頭。若不肯，俱胝過在什麼處。」先曹山云：「俱胝承當處鹵莽。只認得一機一境。一種是拍手拈掌。是他西園奇怪。」玄覺又云：「且道俱胝還悟也未。若悟為什麼道承當處鹵莽。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。且道，曹山意旨在什麼處。」

前長沙景岑禪師法嗣齋

雪竇常通

明州雪竇山常通禪師。邢州人也。姓李氏。入鵝山出家。年二十，本州開元寺受戒。習經律凡七載。乃曰：「摩騰入漢譯著斯文。達磨來梁復明何事。」遂遠參長沙岑和尚。岑問曰：「何處人。」師曰：「邢州人。」岑曰：「我道不從彼來。」曰：「和尚還曾住此無。」岑然之，乃容入室。後往洞山石霜。而法無異味。唐咸通末，游宣城。郡守於謝仙山奏置禪苑。號瑞聖院，請師居焉。

僧問：「如何是密室。」師曰：「不通風。」信曰：「如何是密室中人。」師曰：「諸聖求睹不見。」又曰：「千佛不能思。萬聖不能議。乾坤壞不壞。虛空包不包。一切比無倫。三世唱不起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。」師曰：「伊不肯知有汝三世。」良久又曰：「薦否。不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。時中常在。識盡功成瞥然而起。即是傷他，而況言句乎。」

光啟中群寇起。師領徒至四明。大順二年郡守請居雪竇。鬱然盛化。天佑二年乙丑七月示疾。集眾焚香付囑訖，合掌而逝。壽七十二。其年八月七日。建石塔於院西南隅。

前關南道常禪師法嗣齋

關南道吾

襄州關南道吾和尚。始經村墅。聞巫者樂神雲識神無。師忽然省悟。後參常禪師印其所解。複游德山門下，法味彌著。凡上堂示徒。戴蓮華笠披蝠執簡。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。有時云：「打動關南鼓。唱起德山歌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」師以簡揖云：「諾。」

師有時執木劍橫在肩上作舞。僧問：「手中劍什麼處得來。」師擲於地。僧卻置師手中。師曰：「什麼處得來。」僧無對。師曰：「容汝三日內下取一語。」其僧亦無對。師自代拈劍肩上作舞云：「怎麼始得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。」師下禪牀作女人拜云：「謝子遠來，都無祇待。」

師問灌溪：「作麼生。」灌溪云：「無位。」師云：「莫同虛空麼。」云：「這屠兒。」師云：「有生可殺即不倦。」

羅漢和尚

漳州羅漢和尚。始於關南常禪師拳下悟旨。語見師章。乃為歌曰：「咸通七載初參道。到處逢言不識言。心裡疑團若桲柸。三春不樂止林泉。忽遇法王甄上坐。便陳疑懇向師前。師從甄上加那起。袒膊當胸打一拳。駭散疑團獨豸且落。舉頭看見日初圓。從茲蹬蹬以碣碣。直至如今常快活。只聞肚裡飽膨膨。更不東西去持鉢。」

又述偈曰：「宇內為閒客。人中作野僧。任從他笑我。隨處自騰騰。」

前高安大愚禪師法嗣古

末山了然

筠州末山尼了然。灌溪閒和尚遊方時到山先云：「若相當即住，不然則推倒禪牀。」乃入堂內。然遣侍者問：「上座遊山來，為佛法來。」閒云：「為佛法來。」然乃升座。閒上參。然問：「上座今日離何處？」閒云：「離路口。」然云：「何不蓋卻。」閒無對。禾山代云：「爭得到這裡。」始禮拜。

問：「如何是末山。」然云：「不露頂。」閒云：「如何是末山主。」然云：「非男女相。」閒乃喝云：「何不變去。」然云：「不是神不是鬼，變個什麼。」閒於是伏膺作園頭三載。

僧到參然云：「太濫縷生。」僧云：「雖然如此，且是獅子兒。」然云：「既是獅子兒。為什麼被文殊騎。」僧無對。僧問：「如何是古佛心。」然云：「世界傾壞。」僧云：「世界為什麼傾壞。」然云：「寧無我身。」